歸太僕先生集

丑

丑

吳郡歸有光著
門人王執禮校

議

備倭事畧

倭寇犯境百姓被殺死者幾千人流離遷徙所在村落為之一空迄今踰月其勢益橫州縣屋廬嬰城自保浸淫延蔓東南列郡大有可慮即今賊在嘉定有司深關固閉任其殺掠已非仁者之用心矣其意止欲保全倉庫城池以免罪責不知四郊既空便有剥

膚之勢賊氣益盛資糧益饒并力而來孤懸一城勢不獨存此其於全軀保妻子之計亦未為得也見今賊徒出沒羅店劉家行江灣月浦等地方其路道皆可逆知欲乞密切差兵設伏相機截殺彼狃於數勝謂我不能軍往來如入無人之地出其不意可以得志古之用兵惟恐敵之不驕不貪法曰卑而驕之又曰利而誘之今賊正犯兵家之忌可襲而取也訪得吳淞所一軍素號精悍倭賊憚之呼為白頭蟲去歲宗百戶馮百戶見倭船近城倉卒與敵為其所殺有司不加矜恤反歸罪於二人自後人以為戒又城壁崩圮半落海中且累年不給軍糧士皆飢疲往往乞食道路遂致新城失陷翻為賊巢嘉定上海之勢日以孤危今乞召新城失事指揮令收還散卒許以贖罪要以厚賞俾於賊所入嘉定及往南翔等要路阻陿之處長鎗勁弩設伏以待之又新城敗散之餘所存約二百餘人人數寡少乞募沿海大姓沈濮蔡嚴黃陸等家素能禦賊及被其毒害者并合為一專為伏兵及往來遊擊賊自不敢近太倉嘉定松江矣且因新城之軍俟便襲擊城可復襲而有也法曰善守者守其所不攻又曰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今所

謂守城者徒守於城之內而不知守於城之外惴惴然如在圍城之中賊未至而已先自困矣畏首畏尾身其餘幾故唇亡而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夫蘇州之守不在於婁門而在於崑山太倉太倉之守不在於太倉而在於劉家港此易知也今賊掠羅店等處已盡必及南翔賊據南翔奪民船以入吳淞江一日可至對門即蘇州危矣南過唐行則松江危矣今聞又至太倉崑山等處即常熟危矣故欲害之使不得至所以為守也然所謂設伏為奇兵又時出正兵相為表裏而後可也又嘉定近海為內地保障其縣令惟怯不知兵乞委任百姓所信向如任同知董知縣武指揮等協力主決兵事知縣備辦糧食不得從中沮撓儻有疎虞即蘇松二郡不可保矣又攷得白茆舊有白茆寨劉家港舊有劉家港寨青浦舊有青浦寨此皆前朝撥置軍士備倭之所蓋以春夏巡哨秋冬還衛又白茆吳塘茜涇劉家港茸市等處各有烟墩烽火相接以此見往時被倭之跡今疎濶如此欲以一城自固不可得也又訪得賊中海島夷洲真正倭種不過百數其內地亡命之徒固多而亦往往有被劫掠不能自拔者近日賊搶婁塘羅店等處驅率

漢書王莽傳明告以生活丹青之信

居民挑包其守包之人與吾民私語言是某府州縣人被賊脅從未嘗不思鄉里但已剃髮從其衣號與賊無異欲自逃去反為州縣所殺以此只得依違苟延性命愚望官府設法招徠明以丹青生活之信務在孤弱其黨賊勢不久自當解散此古人制夷遏盜之長策也又聞民間不見官府出軍以為當俟請旨須大軍之至竊見　祖宗於山東淮浙閩廣沿海設立衛所鎮戍連絡每年風候調發舟師出海後又設都指揮一員統領諸衛專以備倭為名今倭賊馮陵所在莫之誰何但見官司紛紛抽點壯丁及原役民快皆素不教練之民驅之殺賊以致一人見殺千人自潰徒長賊氣使海外蠻夷聞之皆有輕中國之心非　祖宗設立沿海軍衛之意也當事者拘碍文法動以擅調官軍為解竊伏讀大明律擅調官軍一款其暴兵卒至欲來攻襲事有警急及程途遙遠者並聽從便火速調撥軍馬乘機勦捕若寇賊滋蔓應合會捕者鄰近衛所雖非所屬亦得調發策應若不即調遣會合或不即申報上司及鄰近衛所不即發兵策應者與擅調官軍罪同此各衛得自調撥策應之明文也今賊殺害人民搖動畿輔蘇松內地城門經

月不開百姓喁喁各衛擁兵深居賊在近郊不發一矢忍以百萬生靈餌賊幸其自退豈可得哉夫以沿海之衛自足備禦今獨民兵支吾玩愒養寇及其必不可已然後請　旨動調大軍夫以民兵則氣力孱弱以大軍則事體隆重是虛設沿海數百萬之兵也況大軍之至吾民饜飽豺狼之腹已久矣賊聞天兵既下倏忽遁去雖貔貅百萬悵望空波徒使百姓騷然而已乞蚤為裁處遵照大明律軍政調撥策應庶殄滅有期不煩　朝廷動調大軍實地方生靈之幸

禦倭議

日本在百濟新羅東南大海中依山島以居當曾稽東與儋耳相近而都於邪摩堆所謂邪馬臺也古未通中國漢建武時始遣使朝貢前世未嘗犯邊自前元於四明通互市遂因之鈔掠居人而　國初為寇始甚然自宣德以後金線島之捷亦無復有至者矣今日啓戎召釁實自中國姦民冒禁闌出失於防閑事今已往追悔無及但　國家威靈所及薄海內外罔不臣貢而蕞爾小夷敢肆馮陵魏正始中宣武於東堂引見高麗使者以夫餘涉羅之貢不至宣武曰高麗世荷上將專制海外九夷黠虜實得征之方貢

之愆責在連率故高麗世有都督遼海征東將軍領東夷中郎將之號今世朝鮮國雖無專征之任而形勢實能制之況其王素號恭順倭奴侵犯宜可以此責之不然必興兵直搗其國都繫纍其王始足以伸中國之威如前世慕容皝陳稜李勣蘇定方未嘗不得志於海外而元人五龍之敗此由將帥之失使中國世世以此創艾而甘受其侮非愚之所知也顧今日財賦兵力未易及此獨可為自守之計所謂自守者愚以為　祖宗之制沿海自山東淮浙閩廣衛所繹絡能復舊伍則兵不煩徵調而足而都司備倭指揮俟其來於海中截殺之則官不必多置提督總兵而具奈何不思復　祖宗之舊而直為此紛紛也所謂必於海中截殺之者賊在海中舟船火器皆不能敵我也又多飢乏惟是上岸則不可禦矣不禦之於外海而禦之於內海不禦之於海而禦之於海口不禦之於海口而禦之於陸不禦之於陸則嬰城而已此其所出愈下也宜責成將領嚴立條格賊敗於海者為上功能把截海口不使登岸亦以功論賊從其港得入者把港之官必殺無赦其有司閉城坐視四郊之民肝腦塗地者同失守城池論庶民知效死而

倭不能犯矣

三途並用議

某為都水司試吏太子太傅司空公以章奏課諸進士承命作三途並用議

議曰所謂三途者進士也科貢也吏員也　國初用人有徵聘有經明行修有人材有賢良方正有才識兼人有楷書有童子諸科其後率多罷廢承平以來專用進士科貢吏員是三者初未嘗廢而邇者欲新天下之吏治於科貢吏員之中稍加不次之擢故有三途並用之說其實前此未嘗不並用也愚以為朝廷欲收用人之實効於科貢吏員所宜加之意者當先清其源盖清其源而後其末流可治也今進士之與科貢皆出學校皆用試經義論策試進士不中入國子為舉人監生試舉人不中循年貲而貢之入國子為歲貢監生非若漢世賢良孝廉對策與博士弟子判然為二其實一途而已然進士升於禮部為高選舉人之下第與歲貢　國家亦不輕以待之故使之學於太學以觀其成苟成矣雖任以進士之官可也今成均教養之法不具獨令以資歷待選而已非復如古之舍法此其科貢之源不清也吏員之在

古本與士大夫無別異迨後流品既分遂為異物士人不復肯詘辱於此故　本朝資格吏員崇者止於七品多用為掾幕監當筦庫之職非保薦不得為州郡則吏道本不可與儒者並然其始皆自藩憲衛府州縣所署置猶有前代辟舉之遺法而今則自始為吏先責其輸納自提控以下至於吏典但以所輸之貲第其出身之等差此吏員之源未清也夫欲使舉貢之得人在於修太學之法而科貢可用矣欲使掾幕監當管庫之得人在於遵辟舉之舊而掾幕監當筦庫可用矣然吏者止可以循資如　祖宗之制非得與科貢並也愚於科貢猶有說焉會試有甲乙榜蓋乙榜即亦舉人之中式者特限於　欽定之制額故次之乙榜授以教職其實進士無異今特以敗卷置乙榜而以乞恩者槩與教職則教官之選輕矣歲貢本以州縣之俊如往年所謂選貢者今不本洪武舊制而專累日月則歲貢無少俊者可施以成均之教矣愚又恠夫今之未有以清其源而壅其源者又不止也自納粟買馬空運納級之例日開吏道雜而多端官方所以日繆也而科貢吏員皆繇此而妨閼矣故欲振飭吏治莫若清其源而無壅之凡此皆於

格例之中修其廢壞耳於此二者其源既清於格例已復其常而於其間簡其卓異加不次之擢蓋天下奇俊之士少而中庸之士多王者之道先為其法以就天下中庸之士而精神運用獨可於奇俊之士加於其法之外而不為法之所限此其所以能鼓舞一世之人材也或曰子謂吏道不得與儒並　先朝如尚書徐熙知府況鍾皆至顯用者何也曰此又不可以吏之途論也蓋　先朝用人時取之常格之外宋景濂一代文章之宗楊士奇三朝輔相之首皆以布衣特起乃遂掌帝制典機密豈謗謗於循塗者蓋自古中世猶未嘗不事旁招俊乂博採聲望側席幽人思遲多士今百餘年寥寥未之見而專以資格進敘今亦頗苦其膠束伏隘而未能曠然也是以思為三途並用之說愚以為非大破因循之論考　國家之故事追三代兩漢之高踪以振作鼓舞一世之人材恐不足以剗累世之宿弊而收用人之實効也謹議

馬政議

竊惟古之馬唯養於官而其養之於民者官初無所與司馬法甸出長轂牛馬及所謂萬乘千乘百乘此皆寓兵於農有事則賦調而官不與知也惟其養於

官者如周禮校人牧圉之屬與月令所載其養之法備盡此則官之所自養也夫周之時既養馬矣而民之馬官有不與是以民各自以其力養已之馬而無所不盡其心故有事徵發而車與馬無不辦也漢之苑馬即校人之王馬而民間私牧官無所與而皆得以自孳息故街巷有馬而橋姚以致馬千匹逮武帝伐胡馬少而始有假母歸息之令亦兵興一切之制非久用也秦漢以來唐馬最盛皆天子所自置監牧其擾不及於民而馬之盛如此我　國家苑馬之設即其遺意然又於兩京畿河南山東編戶養馬乃又兼宋人保甲之法蓋不獨養於官而又養於民也今監牧之馬未見蕃息民間牧養又日以耗且以今畿郡之養馬言之夫馬既繫於官而民以為非民之所有官既委於民而官以為非官之所專馬烏得而不弊自其立法之初已知其弊必至於今日也且天下有治人無治法苟能如其舊而得人以求實効亦未嘗不可以藉其用也今保馬既不可變而於其間又不能守其舊往往數為紛更循其末流而不究其本始愈變而愈弊必至于不可復為而後已此今日天下之事皆然而非獨馬政也嘗攷洪武初制令有司

提調孳牧江南十一戶共養馬一匹江北五戶共養馬一匹以丁多之家為馬頭專養一馬餘令津貼以備倒失買補每二歲納駒一匹又立群頭群長設官鑄印與守令分民而治有牧馬草塲又免其糧草之半每加優卹使有司能責實而行之常使民得養馬之利則馬亦何憂於不蕃也今顧不能修其舊而徒以法之弊而亟變之則天下安得有善法夫令民養馬國家之意本欲得馬而已而有所謂本色折色何為也責民以養馬而又責其輸銀如此則取其銀可矣而又何以馬為於是民不以養馬為意而以輸銀為急矣牧地本與民養馬也而徵其子粒又有加增子粒如此則遂併之田稅而已而又何以責之馬戶於是民不以養馬為意而以輸子粒為急矣養馬者課其駒可也不用其駒而使之買俵於是民不以養馬為意而以買俵為急矣夫折色之議本因江南應天太平等處非產馬之地變而通之雖易銀可也遂移之於河北今又變賣種馬而徵其草料原今變者之意專欲責民之輸銀而非責民之養馬也官既無事於養馬而獨規目前之利民復恣為姦偽而為利已之圖有駒不報而攻於欺隱不肯以駒備用而獨

願以銀買俵至或戕其孕字絕其游牝上下交征利以相欺而已衛文秉心塞淵致騋牝之三千魯僖以思無邪致馬之斯徂夫官民一於為利以相欺何望於馬之蕃息乎今之議者又方日出新意以變賣馬之半為未盡因欲盡賣種馬而惟以折色徵解畧不思　祖宗立法之深意可為太息也夫河北之人驍健良馬冀之所產昔人所以謂此地王不得無以王霸不得無以霸者也今舉冀之良產盡棄之一旦國家有事西邊之馬可得以為畿內用乎古語曰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今欲講明馬政必盡復洪武永樂之舊江南折色可也畿輔河南山東之折色不可也草場之舊額可清也子粒不可徵也官吏之侵漁可黜可懲也而管馬官群長獸醫不可省也行馬復之令使民得寬其力民知養馬之利則雖官馬亦以為已馬矣又修金牌之制通關互市益得好馬別賦之民以為種馬而有司加督視之洪武永樂之舊猶可復也盖修茶馬而渥洼之產至矣弛草地而坰牧之息繁矣卹編戶恣芻牧而烏倮橋姚之富臻矣故曰車騎天下之武備也其所以壯神京防後患者豈淺淺哉抑古之相衛邢洺皆有馬

監即皆今之畿輔地也如使盡覈官民所耕佃牧馬草場盡出之與夫群不墾者皆立埲堆以為監牧之地而盡歸於苑馬宋人戶馬保馬之法雖罷之可也何必規規然沿其末流而日事紛更乎

歸先生文集卷之二

歸先生文集卷之三

吳郡歸有光著
門人周　詩校

荅顧伯剛書

日月有光頓首伯岡足下比承厚意非言所能謝更辱教誨以順應之說捧讀數過深用歎服論語之書孔子與其門人論學者最詳其荅諸子之問仁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曰其言也訒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皆自其用處言之未嘗塊然獨守此心也易大傳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人心本與天地為一三代以後直為不能易簡不能與天地相似日用動作至於所以為天下國家往往增私長知用計用數無非吾性之贅疣故其治也非三代之治而其亂也其極至於三代之所未嘗有來教推順應之說而以禪授放伐言之可謂發明無遺蘊矣但以忠恕於一貫有精粗之異竊恐猶有所未安所謂吾道一以貫之孔子之所以為一者蓋特有所指而未發其實指忠恕而為言也曾子因門人未達始復明言之若言夫子之道只是忠恕一件以貫之耳無他道也子貢問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恕所以終身行之即忠恕所以一以貫之也豈可區別為聖人之一貫而謂之精學者之忠恕而謂之粗哉忠恕本無聖賢之別而在學者工夫分界自有生熟之殊賢人所以近於聖人聖人之所以與天為一即此忠恕而已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我亦欲無加諸人此子貢能服膺夫子之教而行之故夫子深喜之而曰賜也非尔所及也先儒乃以為非子貢所及忠恕之事苟子貢不能及而何望於後之學者道之在天下易簡而已

聖人則從容自中乎道學者則孳孳修復乎此均之盡乎心而已所謂充拓得去天地變化草木蕃其實一忠恕也故一以貫之而後可以終身行之豈可斷截忠恕二字顓獨以為學者之事耶承下問懇懇併以鄙見請質焉有光白

示徐生書

徐生倬學于余四年矣世學之卑志在科舉為第一事天下豪傑方揚眉瞬目群然求止于是生非為科舉文不以從予予不為科舉文亦無由得生然予之期于生者世未之知也今年正月予遊金陵生為書數百言汲汲乎恐其志之不遂而憂予之去而失所助也予未有以荅及是予將計偕北上生愈不自聊賴復為書乞所以為學者夫聖人之道其迹載于六經其本具于吾心本以生之迹以徵之燦然炳然無庸言矣心之蒙弗亟開而假於格致之功是故學以徵諸迹也迹之著莫六經若也六經之言何其簡而易也不能平心以求之而別求講說別求功效無怪乎言語之支而蹊徑之旁出也生其敏勵以翼志靜默以養實檢約以遠耻凝神定氣於千載之上六經之道必有見乎其心矣苟唯浮逞譁嘩與庸同事而

口舌是恣曰吾有以異于人人則非獨生欺予予亦欺生也因書以勉生且以貽二三子

山舍示學者

某踈魯寡聞藝能無效諸君不鄙相從於此竊以為科舉之學志於得而已矣然亦無可必得之理諸君皆稟父兄之命而来某固不敢別為高遠以相駭眩第今所學者雖曰舉業而所讀者即聖人之書所稱述者即聖人之道所推衍論綴者即聖人之緒言無非所以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而出于吾心之理夫取吾心之理而日夜陳說於吾前獨能頑然無槩於中乎願諸君相與悉心研究毋事口耳剽竊以吾心之理而會書之意以書之旨而証吾心之理則本原洞然義趣融液舉筆為文辭達義精去有司之程度亦不遠矣近来一種俗學習為記誦套子往往能取高第淺中之徒轉相放效更以通經學古為拙則某區區與諸君論此於荒山寂寞之濵其不為所嗤笑者幾希然惟此學流傳敗壞人材其於世道為害不淺夫終日呻吟不知聖人之書為何物明言而公叛之徒以為攫取榮利之資要之窮達有命又不可必得其得之者亦不過酣豢富貴蕩無廉耻之

限雖極顯榮秖為父母鄉里之羞顧與諸君深戒之也

與潘子實書

有光頃首子實足下頃到山中登萬峯得足下讀書處徘徊惆悵不能自歸深山荒寂無與晤言意之所至獨往獨来思古之人而不得見往往悲歌感慨至于淚下科舉之學驅一世于利祿之中而成一番人材世道其敝已極士方沒首濡溺于其間無復知有人生當為之事榮辱得喪纏綿縈繫不可脫解以至老死而不悟足下獨卓然不惑痛流俗之沉迷勤勤懇懇欲追古賢人志士之所為考論聖人之遺經於千百載之下以僕之無似至屢誨語累數百言感發之餘豈敢終自廢棄又竊謂經學至宋而大明今宋儒之書具在而何明經者之少也夫經非一世之書亦非一人之見所能定而學者固守沉溺而不化甚者又好高自大聽其言汪洋恣肆而寔無所折衷此今世之通患也故欲明經者不求聖人之心而區區於言語之間好同而尚異則聖人之志愈不可得而見矣足下之高明必有以警憒憒者無惜教我幸甚

論三區賦役水利書

有光再拜謹致書明侯執事竊承明侯以本縣十一十二十三保之田土荒萊居民逃竄歲逋日積十數年来官於茲土者未嘗不深以為憂而不能為吾民終歲之計明侯戚然於此下詢蒭蕘某生長窮鄉談虎色變安能默然而已竊惟三區雖隸本縣而連亘嘉定迤東沿海之地號為岡身田土高仰物産瘠薄不宜五谷多種木綿土人專事紡績周文襄公巡撫之時為通融之法令此三區出官布若干疋每疋准米一石小民得以其布上納稅糧官無科擾民獲休息至弘治之末號稱殷富正德間始有以一人之言而變易百年之法者遂以官布分俵一縣夫以三區之布散之一縣未見其利而三區坐受其害此民之所以困也夫高阜之地遠不如低窪之鄉低鄉之民雖遇大水有魚鱉菱芡之利長流採捕可以度日高鄉之民一遇亢旱彌望黃茅白葦而已低鄉水退次年以膏沃倍收瘠土之民艱難百倍也前巡撫歐陽公與太守王公行牽耗之法但於二保三保低湮水鄉特議輕減而於十一十二十三保高阜旱區却更增賦前日五升之田與槩縣七八等保膏腴水田均攤三斗三升五合此盖一時失於精細而遂貽無窮之

害小民終歲勤苦私家之收或有不能及三斗者矣田安得不荒逋安得不積此民之所以困也吳淞江為三州太湖出水之大道水之經流也江之南北岸二百五十里間支流數百引以灌溉自頃水利不修經河既湮支流亦塞然自長橋以東東流之水猶駛迨夏駕口至安亭過嘉定清浦之境中間不絕如綫是以兩縣之田與安亭連界者無不荒以三區言之吳淞既塞故菟浦徐公浦皆塞菟浦塞則十一十二保之田不收重以五六年之旱瀦瀆生塵磬磬待盡而已此民之所以困也生愚妄為執事者計之其一曰

復官布之舊乞查本縣先年案卷官布之徵于三區在於某年其散於一縣在於某年祖宗之成法文襄之舊稅一旦可得而輕變獨不可以復乎今之賦役冊凡縣之官布皆為白銀矣獨不思上供之目為白銀乎猶為官布乎如猶以為官布則如之何其不可復也古之善為政者必任其土之所宜以為貢文襄之意蓋如此即今常州府有布四萬匹彼無從得布也必市之安亭轉展折閱公私交敝有布之地不徵其布而必責其銀無布之地不徵其銀而必責其布責常州以代輸三區之銀則常州得其便責三區以

代輸常州之布則三區得其利此在執事言於巡撫
一轉移之間也其二曰復稅額之舊牽耗之法係蘇
州一郡之事生愚未敢僭及姑言今日之易行者前
王公已定耗法均攤之田三斗三升五合歉薄之田
二斗二升既而會計本縣薄田太多而三十六萬之
外乃增餘積米數千玉公下有司再審歉薄之田均
攤數千之米此玉公之意欲利歸於下也有司失於
奉行如三區者終在覆盆之下而所存餘積之米遂
不知所歸欲乞查出前項餘積作為正糧而減三區
之額復如其舊此則無事紛更而又有以究王公欲
行而未遂之意矣夫加賦至三斗而民以樂輸是實得五升
嘗得三斗也復舊至五升而民以樂輸是實得五升
也其於名實較然矣既減新額又於逃戶荒田開豁
存糧照依開墾荒田事例召募耕種數年之間又必
有贍息之漸也其三曰修水利之法吳淞江為三吳
水道之咽喉此而不治為吾民之害未有已也先時
言水利者不知本原苟狗目前修一港一浦以塞責
而已必欲自原而委非開吳淞江不可開吳淞江則
崑山嘉定青浦之田皆可墾議者不究其本因見沿
江種蘆蓄之利反從而規取其稅自甪直浦索路港

諸地悉為豪民之所占向也私占而已今取其稅是教之塞江之道也上流既壅下流安得而不閼乎生愚為三區之田而欲開吳淞江似近於迂然恐吳淞江不開數年之後不獨三區而三州之民皆病也若夫開瓦浦溉十一十二保之田開徐公浦溉十三保之田此足支持目前下策也生愚聞之古之君子為生民之計必不肯拘攣於世俗之末議而決以敢為之志況此三區本縣蕞爾之地在明侯之宇下得斗升之水可以活矣伏愿行此三策庶幾垂死而再甦之其有德于吾民甚大又今旱魃為災明侯昔日車馬所通瀕河人跡所至之處禾稼僅有存者至於腹裏無復青草近經秋潦往往千畝之田枯苗數莖隨水蕩漾而已救荒之策免租之議此如拯溺捄焚尤不可緩者又今三區無復富户所充糧役不及中人之產賠貶之累尤不忍言乞念顛連無告之民照弘治間例及太守南岷王公新行事例免其南北運庫子馬役觧户之類此亦可以少紓目前之急也唯明侯留意焉

上方叅政書

月日鄉貢進士歸有光再拜上書行省大人執事恭

惟執事以碩德崇望特膺簡命分司圻甸盖近世行省宰相之職而於古則君陳畢公保釐之任也古之君子自其平居為小官之時以至於卿相其身之所至常必欲識天下之賢人才士不必其職分之所當而其心未嘗一日而忘也三吳古稱人才之地執事之来盖已數月其亦可以知其人矣而未聞焉夫豈無其人亦或時勢有所不暇于此也某讀書學聖人之道有年矣有司不以其不肖貢於禮部屢進而屢詘然而　天子之大臣往往亦知其為人欲一見之而卒不敢見也以為士之所守者在是也而　天子之大臣乃不以為罪而亟稱之於人則某之所以自信者其又可知也今自執事開府以来不肖之跡兩及門矣執事亦察其有所為耶去歲鄉里惡少妄引戶籍無端之辭以相鈎陷當此之時某盖以罪人見也執事不以為罪人而使之揖讓于庭以盡其所欲言以此見古之大臣之度如此也而有司者不察以為上官所受之詞如此告者必直被告者必負方欲擿摭以入其罪而無所得則蔽之以逃竄之罪誠以數十人之所告無所不當也而上官之人又不可以罪則於其間苟得一罪以為可以解而已矣其於愛惜

人才培養士氣未嘗念及也反令無賴小人得氣以去善人喑啞如此可為太息矣執事于獄詞之上亦有所疑焉而不欲變者豈非以事體纖微更為回駁非所以委任有司之意此又古之大臣之度如此也今者復有迫切之情告於執事伏惟少垂察焉孟子曰同室有鬬者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鬬者雖閉戶可也今非鄉鄰之踈而有同室之戚重以孤寡煢然氣勢無依熇熇之慘懸命晷刻苟得一言以聞於明公之前以救其垂絕之命雖被戮辱不敢以自諉也然此亦今世之人苟可以自諉者也明公可以知其無所為矣往者夏忠靖公周文襄公之在吳也入與　天子唯諾於殿庭出與小民從容問難以求其瘼如家人父子而後天下之人知朝廷之近而天子之親也故曰庶民近天子之光又曰天子作民父母為天下王若二公可謂大臣矣今之有司乃小民望之所謂如天如神明者也由此言之所謂大臣者非明公而誰天下無道亂獄滋豐貨賄多有孔子作春秋明一王法邾庶其莒牟夷黑肱區區竊土地為穿窬之事皆具文而直書之誠以風俗世教之所係雖微而不可忽也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明主罔與成

厥功有光今所陳亦所以求盡匹夫匹婦之情於明公之前而已矣明公母罪其瀆焉

荅俞質甫書

人至得初一日所惠書感激壯厲三復浪然雪涕嗟乎質甫則既知之矣豈待于千百世之後耶僕自謂處下賤之地如喑啞聾聵了無所知與乃分之宜昨偶發憤一言不幸遂有喜事之名然寔在于耳目之近臨時感觸出于意之所誠然而不能已者僕又必欲得足下發其幽光施之論述非特求繪藻之工為文章纚纚然觀美矜炫于世而已顧其志意有足深悲者栢舟綠衣之篇彼其人所處以今日視之尚為人道之常而作者為之憂傷怨憤反復嘆息蓋深悼其不幸而美其志意之不倫聖人遂因而存之以為千百世之法況今日之變萬萬于此故欲與足下顯其行事使千百世之後畧知今世之人亦有出于栢舟綠衣如子之上者雖敝斁彝倫反道敗德恂愍煩冤而天下之公理猶在人心不至泯滅澌盡而天地之所以不至覆墜者有此耳詩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夫彼已甘就屠剔剖割以遂其志此豈有顧于後世之榮名者要之僕與足下之心如此而已如足下卒

為揚讓僕何望焉

論禦倭書 代

某廢棄山林之日已久天下之事非分之所宜言者顧自以世受國恩身在江湖不敢一日而忘 魏闕之下況今倭奴逆天悖暴實吾父兄子弟百年之仇恥辱明公惓惓下問一得之愚敢不自竭伏見 天子哀憫元元誕布德音明公以股肱耳目之重臣膺茲簡命俾執玉帛告祭東海之神精誠昭格百靈效順龜鱉小醜當知無遁逃之所矣昔裴晉公李中丞嘗受視師之命不旋踵而元濟就擒劉禎授首克成淮蔡澤潞之功況我 聖朝之威靈萬萬於有唐而明公之所以自待者豈自處裴李之下哉固宜詳延博采不遺於芻蕘之賤也某不敢為泛說以瀆明聽姑就今日用兵之勢言之自倭奴入寇於今三年虔劉我人民淫汚我婦女焚蕩我屋廬有司嬰城而自保軍衛莫之誰何盻盻焉視彼重裝滿載得氣而去徒諉曰無兵猶可也今各省之兵四集無慮十萬屯聚境上區區殘息游魂滅此而朝食可也而至今相持未見有必戰之計老子曰師之所處荊棘生焉故善者果而已矣孫子曰久暴師則國用不足鈍兵挫

鋭屈力殫財則諸侯乘其敝而起故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今若是不幾於鈍乎豈老子之所謂果乎議者謂此寇不宜與之戰在坐而困之此固一說也然窮天下之精兵散甲士於海上曠日彌月而久不決則所謂困者在我矣是不可不察也則今日之計宜於速戰而已然兵有分有合徒厚集其衆於一而不為之列屯要害廣布形勢則賊之所出必視吾無備之處而為之走集是宜觀地之要以擬其潰吳越之地瀕於大海海口之可通者數路而已既不能把扼而使之突入三江五湖之間要害之可守者數處而已又不能按據而使之橫潰則將何為而可也其以為賊在川沙兵之所向能保其敗於東不潰於西耶攻其外不潰于內耶故太湖之口可屯也三泖之口可屯也吳淞江之中道可屯也某嘗循行江上問所謂滬瀆壘者知昔人禦寇之遺跡即如此壘正在蘇松二府之中賊得至此則蘇州松江諸縣無日不危也故為屯壘不獨可以拒賊之入路又可以為州縣之聲援也昨者黃岡涇之捷斬首之多以前所未有然賊復東出則賊鋒雖挫於五湖之上而蠻烟復接於九峯之間矣由此言之分屯其可後乎往賊攻

州而府不救攻縣而州不救劫掠村落而縣不救府如無州州如無縣縣如無村落僅僅自保於一城之中如與人鬬而束其手足絶其黨而孤立如之何能自存也幸而此賊在於抄掠而已設有長驅之志孰能禦之是唇齒俱亡首尾衝決矣即使徒以保城為功而置百里生民於度外為人父母何以為心況京畿千里之地蕩然無藩籬之限兵之失勢莫甚於此此其不可一也凡王者之師未有不分別其逆順離散其黨與者今閩浙亡命與諸島之夷國所必誅若吾民所在被其係虜以為前行以餌吾師嘗聞我軍斬首虜二百餘其間止有一二為真賊者則臨陣之際豈可不辨其真僞明購賞格開示冊青生活之信古之用兵能使賊為吾用而今驅之使為賊此其不可二也聚天下之兵而軍政不立斷斬不行鹵掠不禁前者方陷陣後者已奔俠是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進生之計且所謂營壘行陣間牒兵械與夫分數形名虛實奇正之說兵家之所常言悉置而不講此其不可三也故今日之兵在於決機而分屯以佐其勢又當戒飭州縣之吏不宜以閉塞城闉為上策百姓之逃歸者不可遏以妒細而禁錮

州而府不救攻縣而州不救劫掠村落而縣不救府
如無州如無縣縣如無村落僅僅自保於一城之
中如與人鬬而束其手足絶其黨而孤立如之何能
自存也幸而此賊在於抄掠而已設有長驅之志孰
能禦之是唇齒俱亡首尾衝決矣即使徒以保城為
功而置百里生民於度外為人父母何以為心況京
畿千里之地蕩然無藩籬之限兵之失勢莫甚於此
此其不可一也凡王者之師未有不分別其逆順離
散其黨與者今閩浙亡命與諸島之夷圖所必誅若
吾民所在被其係虜而髡之以為前行以餌吾師嘗
聞我軍斬首虜二百餘其間止有一二為真賊者則
臨陣之際豈可不辨其真僞明購賞格開示冊青生
活之信古之用兵能使賊為吾用而今驅之使為賊
此其不可二也聚天下之兵而軍政不立斷斬不行
鹵掠不禁前者方陷陣後者已奔俠是民有百走退
死之心而無一前進生之計且所謂營壘行陣間牒
兵械與夫分數形名虛實奇正之說兵家之所常言
悉置而不講此其不可三也故今日之兵在於決機
而分屯以佐其勢又當戒飭州縣之吏不宜以閉塞
城闉為上策百姓之逃歸者不可遏以奸細而禁錮

誅戮之至於誅賞軍令之大令之所調雜以夷獠宜示中國之紀律不可為蠻夷所笑如是而戰不勝賊不滅者未之有也然今雖以殄滅為期而經畧措置非數十年不能安寧且夷性貪狠狃於虜獲之利雖有懲艾不能保其不來夫自正統以來殆將百年及今而發如人之疾病一旦發作豈得遽止故宜考求宣德正統之間前之所以侵盜而無已後之所以頓息而不來則有以知其故矣永樂中廣寧伯鎮守遼東築城金線島之西北夜見東南海島中火光即知寇至邀擊之擒斬無遺以是寇不敢入境蓋彼懸度

大海經以旬月非風候不行又不能多齎糧餉賊未到岸往往饑罷兵法無負於水而迎客無迎水流獨於禦倭宜反而用之必迎水逆擊不使上岸此必盡之術也舍是則由外海而入內海由海入港由港入城郭如今日必至之害矣謂宜振飭　祖宗之法自廣閩浙淮以至遼東修沿海列衛之政則兵不必別調也舉都司備倭之職則將不必別選也不然而恃客兵客兵不可久居設使撤還賊將復至周旋不已是兵無時而息也而民亦殫矣議者又謂宜開互市弛通番之禁此尤悖謬之甚者百年之寇無端而至

誰實召之元人有言古之聖王務修其德不貴遠物今又往往遣使奉朝旨飛舶浮海以與外夷互市是利於遠物也遠人何能格哉此在永樂之時嘗遣太監鄭和一至海外然或者已疑其非　祖訓禁絕之旨矣況亡命無藉之徒違上所禁不顧私出外境下海之律買港求通勾引外夷釀成百年之禍紛紜之論乃不察其本何異揚湯而止沸某不知其何說也唯嚴為守備鴈海龍堆截然夷夏之防賊無所生其心矣某身罹寇難以與鄉邑父老熟計之此言或有近於理幸賜採擇而行之

上趙侍郎書 代

比歲島夷陸梁踰度大海刼掠州縣屠剗焚汚之慘近古所未有而太平日久民不知戰分閫調兵迄今四載尚逋天誅　天子哀憐百姓無辜重念我　皇祖開基根本重地特遣心腹大臣臨祭東溟相賊形勢考較將吏拊循元元德意甚厚閤下肅將明命躬至海上祗事齋宮還見父老具宣　天子所以憂念吾民者書辭懇至悲傷慘怛之意溢於言外東南萬姓舞蹈懽呼歌頌　聖德皆以區區小醜為不足平而閤下更為之廣詢博采以求長治之策周公之一

食三吐哺一沐三握髮諸葛孔明之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更千百年於今復見其也江海迂生魯無九仁之議以干左右顧自以令先公與寒家累世交情之厚見閤下佩王鳴琚持節過家富貴熀耀於時功名流布於世實感慨發憤思欲一見以觀左右之輝光譬之蜡木根抵輪囷離奇然為先容者久矣則固不敢後於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也嘗念閤下之先公以宿學重德當未遇時薄游吾鄉主於先大父之家賓主之間情好甚篤吾父得承下風接餘論閨門微細骨肉纖介無不為之委曲教誨其游如父子先人每念及未嘗不感公之德至於泣下雖地阻兩浙而往来無間每相過登堂拜妣閤下少年時亦過吾家度必能記憶也其兒時尚能識先公瞞然古貌一日撫其之首命之曰若必讀春秋吾令吾兒授汝大義其謹識之以至于今不幸先人奄棄身惴惴於顛覆死亡之中幾不能復視天日而此心之耿耿者未嘗泯中間邦閾二十年非敢猥自踈外實私心與得寸進以至京師當以通家子投刺於門下以自托於故舊之末不幸連遭蹇阻死喪相繼又為勢豪之家摧剥萬狀先人舊廬自經寇燹蕩然無餘僮奴

百餘大半死於鋒鏑不肖僅以身免寄迹于崑山故舊之家誠恐一旦死填溝壑以負尊先公之訓與先人之志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又以少有知識即不敢以庸衆人自待雖屢擯斥於有司而恥為記誦剽竊之文獨好觀前代治亂得失之故與自古英雄戰爭進取之跡而審其成敗勝負之數又生長海上頗知屯堡要害及營陣之法土兵水卒之習性與今之所為若有異者欲科條其事為書以獻而急于一望閣下之顏色是以未果而先之以此書幸恕其狂愚凡知故人之子其志不欲沒沒而或有可教者耳特

與之進幸甚

奉熊分司水利集并論今年水災事宜書

某生長東南祖父皆以讀書力田為業然未嘗窺究水利之學聞永樂初夏忠靖公治水于吳朝廷賜以水利書夏忠靖公之書出於中秘求之不可得見獨於故家野老搜訪得書數種因盡閱之間採其議尤高者彙為一集嘗見漢世國家有一事必令公卿大臣與博士議郎雜議始元中諸儒相論鹽鐵及宣帝時桓寬推衍之至數萬言而盛稱中山劉子九江祝生之徒欲以究治亂定一家之法某所取水

利論僅止一二然以為世所傳書皆無逾於此者郟大夫考古治田之跡蓋浚畎澮距川瀦防溝遂列澮之制數千百年其遺法猶可尋見如此昔吳中嘗苦水獨近年少雨多旱故人不復知其為害而隄防一切廢壞不修今年雨水吳中之田淹沒幾盡不限城郭鄉村之民皆有為魚之患著如郟氏所謂塘浦闊深而堤岸高厚水猶有大於此者亦何足慮哉當元豐變法擾亂天下而郟氏父子荊舒所用之人世因以廢其書至其規畫之精自謂范文正公所不能逮非虛言也單君鍔本毗陵人故多論荊溪運河古跡地勢蓄泄之法其一溝一港皆躬自相視非苟然者獨不明禹貢三江未識松江之體勢欲截西水入揚子江上流工緒支離未得要領揚州藪澤曰具區其川三江蓋澤不愚其瀦而川患其不流也今不專力於松江而欲涸其源是猶惡腹之脹不求其通利徒閉其口而奪之食豈理也哉近世華亭金生綱領之論寔為卓越然尋東江古道於嫡庶之辨終猶未明誠以一江泄太湖之水力分則勢弱故水緩而易淤此禹時之江所以能使震澤底定而後世之江所以屢開而屢塞也松江源

本洪大故別出而為婁江東江今江既細微則東江之跡滅沒不見無足怪者故當復松江之形勢而不必求東江之古道也周生勝國時以書干行省及都水營田使司皆不能行其後偽吳得其書開浚諸水境內豐熟迄張氏之世畧見功効至論松江不必開其乖謬之甚有不足辨者尋周生之論要亦可謂之詭時達變得其下策者矣某迂末之議獨謂大開松江復禹之跡以為少異於前說然方今時勢財力誠未可以及於此伏惟執事秉節海上非特保鄣疆圉且以生養吾東南之赤子生民依怙之者切矣邇者

風汛稍息開疏瓦浦五十餘年湮沒之河一旦通流連月水勢泛濫凡瓦浦之南相近二十餘里水皆向北而流百姓皆臨流嘆誦明公之功德蓋下流多壅水欲尋道而出其勢如此不得其道則瀰漫橫暴而不制以此見松江不可不開也松江開則自嘉定上海三百里內之水皆東南向而流矣頃二十年以來松江日就枯涸惟獨崑山之東常熟之北江海高仰之田歲苦旱灾腹內之民宴然不知遂謂江之通塞無關利害今則既見之矣吳中久乏雨水今雨水初至若以運數言之恐二三年不止則仍歲不退之水

何以處之當此之時　朝廷亦不得不開江也天下之事因循則無一事可為奮然為之亦未必難明公於瓦浦實親試之矣且以倭寇未作之前當時建議水利動以工費無所於出為解然今十數年遣將募兵築城列戍屯百萬之師於海上事窮勢迫有不得不然者若使倭寇不作當時有肯捐此數百萬以興水利者乎若使三吳之民盡為魚鱉三吳之田盡化為湖則事窮勢迫　朝廷亦不得不開江矣弘治四年五年大水至六年百姓饑疫死者不可勝數正德四年亦如此今年之水不減於正德四年尚未及秋民已嗷嗷矣救荒之策決不可緩欲望蚤為措置米谷設法賑濟或用前人之法召募饑民浚導松江姑且畧循近世之跡開去兩岸茭蘆自崑山慢水江迤東至嘉定上海使江水復由蹌口入海放今年亭瀦之流備來年洊至之水亦捄時之策也某蹇拙非有計慮足以裨當世獨荷執事知愛盡其區區之見或有可備末議者伏惟裁擇之幸甚

寄王太守書

某昨承明府論及水利匆遽辭別不及盡言某非能知水學者然少嘗有意考求見盧公武郡志止抄録

事跡畧無綱要今新志因之而近来言水利者不過祖述此耳嘗訪求故家野老得書數種獨取郟氏二三家斷以為專門之學遂彙録成書非能特有所見也唯以三吳之水瀦於太湖太湖之水泄於松江古今之論無易此者故著論以暢前人之旨嘗又讀禹貢注三江者訖無定論惟郭景純及遵實之論為是故定以為三江之圖明府見諭謂吳淞江與常熟縣無預某所論三吳之水非為常熟一縣之水也江水自吳江經由長洲崑山華亭嘉定上海之境旁近之田固藉其灌溉要之吳淞江之所以為利者蓋不止此獨以其直承太湖之水以出之海耳今常熟東北江海之遶固皆高仰中間與無錫長洲崑山接壤之田皆佐窪多積水此皆太湖東流不快之故若吳淞江開濬則常熟自無積水然則吳淞江豈當與許浦白茅竝論耶明府又謂揚子江錢塘江何與於吳中水利某之意特欲推明三江之説蓋自来論吳中之水必本禹貢三江既入之文自孔安國以下以中江北江為揚既失之泥班固韋昭桑欽近似而不詳故當從郭景純唯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先儒亦言三江自入治也經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説明）然後吳中之水可得而

震澤自定文不相蒙然吳淞一江之入震澤底定實
係於此經文簡畧不詳耳其誠恐論者不知此江之
大漫與諸浦無別不辨原委或泥張守節碩夷之論
止求太湖之三江用力雖勞及有支離湮泪之患也
但欲復禹之跡誠駭物聽即如宋郟亶時之丈尺時
力亦恐未及而水勢積壅為害欲求明府先令所在
畧擾今日河影開挑茭蘆使自崑山夏駕口至嘉定
柵橋尋入海之口則江水有通流之漸矣今春量撥
賑飢之穀召募饑民或可即工又卒江之民積占茭
蘆指以告佃為名所納斗升之稅所占即百頃之江
兼之濿灘之稅亦多吏胥隱沒官司少獲其利昔宋
時圍田皆有禁約今奸民豪右占江以遏水道更經
二三年無吳淞江矣若責所占之人免追花利止令
隨在開挑以復舊跡則官不費而姦有所懲矣某二
十年屏居江上未嘗敢獻書當事者異日呂公有意
水利然以平日非相知不敢有所陳前以分司舊識
因開菟浦問及而明府親屈二千石之重敦行古誼
虛懷下接且惓惓以吾民之魚鱉為憂故特有言耳
然區區所望於明府有大於此者昔魏王咎史起問
漳水可以灌鄴田子何不為寡人為之史起曰臣恐

王之不能為也王曰子誠能為寡人為之寡人盡聽子矣史起敬諾言之於王曰臣為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籍臣臣雖死籍願王之使他人遂之也王曰諾使之為鄴令史起因往為之鄴民大怨欲籍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為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由此言之興一世之功不當恤流俗之議也區區之見要以吳淞江必不可不開即日渡江違離節下豈勝瞻戀因還舡附此不宣

遺王都御使書代

某屏居山野不敢復自通於當世士大夫雖承明公顧念不遺衰棄而亦不能少伸候謝之情負罪何可言茲輒不自量以鄉里細民之情冒有陳瀆惟明公採擇焉往歲漕卒與嘉定之民鬨時巡院適在彼境見其不直頗加懲艾遂至負恨以單詞赴臺陳訴其粮米不無糠粃之雜而亦不盡然也明公以軍國重計不容有所縱貸然猶顧恤民隱不加深究吳人莫不忻懽鼓舞歎頌明公之德矣邇者檄下欲以嘉定縣糧赴郡治交兌民情頗有不便譬之驕兒之於慈母有不得其所欲不能不號呼而隨之此某之所以不自量而代為之言也嘉定負海去郡治二百里所

往来以潮汐為候又經歷太倉崑山而後至此法一行民間又增轉搬折耗之苦將来之弊不可勝言者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為都輸將徭使遠者不(出)過五百里而至諸侯地方百里中之為都輸將徭使遠者不(出)在五十里而至考之禹貢古之輸百里二百里蓋所必計也今江南為國家奉地歲漕自所在水次達於京師三四千里費無不出于民雖假之漕卒其實民輸之三四千里也今又加之二百里又比古之天子諸侯之輸矣夫漕卒舊法領兌於嘉定彼以泛舟之便無分毫之損也而嘉定交兌於蕪州復有雇船之役增數倍之費也(舛)國初罷海運為轉運其始直隸蘇松常浙江杭嘉湖之糧送至淮安鎮江廬鳳淮揚之糧送至徐州徐州山東兗州之糧送至濟寧而以棗河船遞送至京師此所謂轉運也當時民以為不堪故改定於淮安瓜州水次增加船脚耗米對船貼造運軍領運此所謂兌運也民猶以為不堪故又改定於本府州縣附近水次交兌而增加漕卒過江脚耗自此民不復送至瓜淮而漕卒自至所在州縣支運此所謂長運也　國家立國歷一百餘年因革損益務求以便民蓋至於長運而其法始定疑未可

以輕改也此法一動恐後之議者以蘇州不可復議
仍淮仍淮不可復議徐州濟寧未知今日之民可以
堪此否也夫以米石加兌五六斗是以石五六斗而
運一石也況過江腳價日增月益不知其幾而後乃
以長運代民之兌運民之所以得宴然於境內而使
軍自至者非能役之也實增加耗之米雇之也軍之
所以不得不至者實厚受其雇而為之役也明公考
求其故必不肯容易改易於其間者矣若夫糧米捕
和及爭訟小節明公稍加振飭所在孰敢不奉令況
戶部每年奏差主事監兌奉有專敕監兌舉其職

則明公可以無問矣亦不至啓長運為兌運之漸也
國家殫天下之力以養兵一旦有事兵者至於無所
用而獨驅民以戰而天下之民竭蹶以奉天下之兵
不知其已也是固有可痛者矣漕卒嫉暴賴所在有
司與之牴牾僅可少支今明公意有所偏重即異日
之放縱無所不至有司承風莫敢誰何民猶以羊而
禦狼也瀕海州縣自經倭奴剽掠之餘十室九空而
加編海防賦調日廣至辛酉之水吳中千里皆為巨
浸為百年所未有之災當時撫院不曾奏蠲至今易
銀征賠未已鄉民離農亡日在官府聽候比較晝夜

捶楚流血成溝質鬻妻兒投命貴室廬舍拆毀蒿萊遍野盖有所不忍見者明公甘棠之愛在於吾民今日領天下財賦百姓嗷嗷尚望於常格之外加以曠蕩之恩而嘉定之民如以驕子得罪於慈母可以少戒而不可以深懲之也況兊運一事所繫非淺是以少效狂瞽之言伏惟矜恕幸甚

歸先生文集卷之三

歸先生文集卷之四

吳郡歸有光著
門人王執禮校

書

上徐閣老書

四月十四日進士歸某謹再拜獻書少師相公閣下某幸生明公之鄉相望不過百里自少已知嚮仰而無由得一接其聲光某庚子之歲舉於南郡而所試之文乃得達於左右顧稱賞之不置時有獲侍而與聞之者輒相告以為幸矣子之見知於當世之鉅公

長者如此自後數試於禮部遇明公之親知未嘗不傳道其語以為寵某之試又輙不利退而歸耕於野以為古之人有生同世而不相知者矣有知之而異世者矣不知者恨其同世知之者恨其異世今獲與明公同世而又知之而明公方在日月之際某之蹇拙蔽翳無復自振以為今已矣無以望明公之門矣是同世而有異世之感也往歲海虞瞿內翰見訪以為子之不遇不足憂即徐公當國子之進有日矣今幸而適明公之當國又幸隨多士之末而自獲舉以來幾又二月不一望明公之輝光此某之所以食不

甘味寢不成寐者也某嘗讀易觀消長變更之際雖聖乂不能無懼而漢唐宋之君子每履其際其氣不能不動其色不能不形而天下不能無驚以疑盖以少不順而激為大變者有之矣今明公處之宴然而風俗世道為之潛易如寒暑雨暘之至而人不覺此古之大臣之所難也又嘗讀史見漢文帝踈賈誼之少而問馮唐之老光武下馮衍之賦而隆桓榮之經兩漢風俗治體超軼後代實在於此今明公於科舉之際稍示意嚮而海內枯槁之士已于于焉樂觀明公之化矣於此之時稍有蘊抱誰不欲爭自濯磨以

自致於明公不肯沒沒而已也況其被知于數十年之前者乎今茲輒有干於閽人者獨以數十年之知而不一見於明公明公以數十年之知其人而不見其一来其亦不能無怪也昔曾舍人鞏上范資政書云士之願附於門下者多矣使鞏不自別於其間固非鞏之志亦閤下之所賤也某素慕鞏者故不量其不能如鞏而欲學鞏之自別焉平生頗有所撰述去家時不及裒彙成編槀中得雜藁十九首謹以為贄明公試覽其文知其非求於世者也干冒尊嚴伏增惶恐某再拜

上瞿侍郎書

某少年時試白下始識閤下深相慕愛及先後舉於有司閤下一日奮飛九天之上顧猶不忘布素見其潦倒常所隱惻往張文隱公為考官閤下與同事榜出而某落第見公於邸第公忽忽不樂對客曰吾為國得士三百人不自喜而以失一士為恨又謂某曰吾閱天下士多矣如子者可謂入水不濡入火不爇者也在館閣中子之鄉惟瞿太史深知之成都趙孟靜知之公再為考官再見之其言亦如是又曰吾不能得子二君者終必能得子矣文隱公歿某年往歲

徂仕進之心落然然猶不敢自廢罷徒以文隱公垂
歿惓惓之望亦恃在　朝如閤下相知者有所嚮往
耳間得奉顏色閤下所以接引而加隱惻者尤甚前
歲始獲第適閤下賜告還鄉孤旅之迹煢煢無依隨
調為吏吳興夏初入　覲還幸遇閤下於京口所以
道生平慰藉益勤吳興西古鄣南屬在山水窮僻龍
蛇虎豹之與處黽勉二載拊循孤窮以不負孔子之
訓諸姦豪大猾不便者亟騰謗議當道憐之未加黜
謫然羽翼摧殘形神慘沮方圖所以自解而去因見
閤下加獎拔之語以為士固伸於知己自此意氣復

生方將刷飾於塵垢之中奮拔於泥塗之內振迅於
阨塞之區躍然如即拜下風侍君子覽盛德之輝光
邇者除書忽下缺然失望顧已長貧賤今備朝籍為
六品官豈求逾分然窺測當道者意嚮蓋薄示之謫
譴而往時讒搆之說益行矣計此時除書之下閤下
甫到京席未及暖　國家之議未有所及進賢退不
肖之志未行也夫　君命無所逃然　朝廷之命官
亦量其才器之所任士君子處世亦自度其力分之
所堪而今以為治縣之不能而使之佐郡非其任也
自知夫治縣之不能而冒以佐郡非所堪也苟而赴

之其為自欺而欺君甚矣　天子新即位天下之士起廢者數十人皆出於膏肓沉沒之中赫然光顯某自顧垂髫荷　先朝教養之恩貢于成均薦於京兆無歲不與計偕望天就日之誠白首而不摧挫　先皇帝末年始收之顧今同舉進士者太半超拔而某在諸進士之中復不得比數以是知其命之有所限而才之無用也夫以閤下之知已而某不獲自伸則無可望者矣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士之出處進退遲速有幾自非知幾之君子徘徊疑顧之間其受中傷多矣以閤下之知未及舉而小人讒搆之

說亟行知君子之道莫勝也其機械且復藏於冥冥之中未知所究安敢望榮進之塗哉夫志士去國不毀其名荀卿屈原賈生董仲舒之徒去其國而猶全其名如此四子者生於今之世猶難矣所以復敢瀆於閤下者非復有望於榮進亦欲使之得全其後世之名而已夫能愛惜天下之人材不得進而成就之使致其功抑使退而成就之使不失其名此為閤下知已之大賜也今已具疏請告以為小官之去就亦當有禮不宜黯默以受讒人之搆陷也又在縣時獲保舉者二應　建儲詔得恩封欲求　勅命願一言

主者使先人蒙恩地下人子之志願畢矣無任懇戀之至不宣某再拜

土萬侍郎書

居京師荷蒙垂昉念三十餘年故知殊不以地望逾絕而少變而大臣好賢樂善休休有容之度非今世之所宜有也某是以亦不自嫌外以成盛德高誼之名令海内之人見之某晚得一第受命出宰百里才不迨志動與時忤然一念為民不敢自墮於冥冥之中拊循勞徠使鰥寡不失其職發於誠然鬼神所知使在建武之世宜有封侯爵賞之望今被挫詘如此良可憫惻流言朋興從而信之者十九小民之情何以能自達於朝廷賴閣下桑梓連壤所聞所見獨深知而信之時人以某徒讀書無用又老大不能與後来英俊馳騁妄自測儗不待問而自以為甄別已有定論矣夫監郡之於有司之賢不肖多從意度又取信於所使咨訪之人稔如不覩其人之面望其影而定其長短妍醜亦無當矣如又加以私情愛憎又如所謂流言者使伯夷申徒狄復生於今亦不免於世之塵垢非餓死抱石不能自明也昨者大計群吏僅免下考今已見謂不能為吏又使匍匐於州縣使益

困迫而失其所性輾轉狼狽不復能自振於群毀之中夫以朝廷愛惜人才當使之無失其所如某垂老不肯自摧挫以求進於天子之科目至三十年而不退却一旦得之使之從百執事齒於下列不敢望公孫丞相桓少傅僅如馮都尉白首郎署亦足以少荅天下之士彈冠振衣願立於朝之志矣今之時獨貴少俊耳漢李太尉嘗荐樊英等以為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以備顧問者悵然為時惜之某顧何敢自列於昔賢之所荐而番番良士膂力既愆我尚有之以為國家用老成長厚之風此亦當今公卿大臣之所宜留意者也某今已摧[illegible]至此夫士之所負者氣耳於其氣之方盛自以古人之功業不足為其稍歉則猶欲比肩於今人其又歉則視今人已不可及矣方某之久詘於科試得一第為州縣吏已為逾分今則顧念養生之計欲得郡文學已復不可望計已無聊當引而去之譬行舟於水值風水之順快可以一瀉千里至於逆浪排天篙櫓俱失前進不止未有不沒溺者也不於此時求住泊之所當何所之乎茲復有瀆於閤下者自以禽鳥猶愛其羽修身潔行白首為小人所敗如此人者不徒

欲窮其當世之祿位而又欲窮其後世之名故自托於閭下之知得一言明白則萬口不足以敗之假令數百人見譽而閭下未之許不足喜也假令數百人見毀而閭下許之不足惴也故大人君子一言天下後世以為準某甘自放廢潦從荀卿屈原之後矣今茲遣人北上為請先人敕命及上解官疏并道所以輕於冒瀆無任惶悚不宣

上王都御史書

某聞天下之人材其為君子小人皆有一定之性古之所謂知人者非苟知之而已也始知其如此則其終身不能易也伯樂之於馬卞和之於玉如令馬非絕塵玉非連城二人者必不顧如令二人者顧之而馬與玉豈有變哉馬與玉而有變則天下亦不號為伯樂卞和矣故以為人之賢不肖有定而古之知人者決於一見而終其身不易彼有改節易操者必其始非真性有矯而為之者特其號為知人者之不至焉耳孔子曰舉爾所知蓋謂已知之矣則其舉之不疑也故大臣之相其君其平日常有意於天下之人材一旦而任之權而舉之是以能佐　國家成光明之業其聲名永與天地無

窮若夫取之於臨時處極貴之地而欲以週知天下之人材不能如其取於素之為裕也某不材不敢附於當世之賢者念始初閤下為縣時相知最深蓋不謂其不肖也閤下清明直亮少所許可而獨於某而加顧自此閤下為郡二千石敭歷外省及陛中丞治河漕濟州淮揚間某數往来京師道所歷閤下未嘗不垂顧念閤下非有私於某以為國家急於當世之人材如此前歲得舉進士閤下方召入為司徒某時與諸進士旅見閤下獨加禮異於尋常今歲入覲閤下府第深嚴某一再見然不拒逆而進之閤下不以綦貴輕天下之士而猶惓惓於其素知者如此某自以諸生文學不辨治縣而事多泥古與世乖忤監郡及臺省大吏無相知者其考宜廢而獨免於過謫則閤下之於某信乎如古人所謂的然昭晰自斷於內而了於冥冥之中此士之所以伸於知已者也然某不能不惴惴自懼恐其有改節易操而有負於閤下者某之為縣不敢自附古人然惟謹持小民而姦豪大猾多所不便遂騰謗議顧今小民之情不聞於上而某之受讒搆無已夫今銓部之所取信者監郡監郡之刺舉未盡出於公與明漢人有言陛下以使

者為腹心使者以從事為耳目尚書之平而決於百石之吏此亦今世之弊也且監郡所薦舉無不極其褒美語其治行雖古之龔黃卓魯不能有加然古之吏皆積久而成今並布衣諸生少年遠者僅二載何治之卓卓如此夫果能如此則其縣治矣何遷代之後其彫殘猶故也如此則考其舉刺亦有類於謾欺者矣況監郡之外復有采取流言飛文一被口語無自全者閤下清德重望彈壓百吏凜然風裁監郡者不敢為欺謾其刺舉必公與明其讒說亦無自至于臺省然唐虞之世賢聖在朝猶有讒說壬人以周之盛而寺人畏讒則雖登明選公舉世咸仰閤下賛翊聖朝之盛而寧獨無某前之所論者念三十餘年受知於閤下今仕塗顛隕於鑠金毀骨之日至閤下務委曲而全濟之此所以有伯樂卞和之喻也又念前世宰相未嘗隔天下之士世多議韓退之上宰相書然退之非重爵祿者顧三代之盛上下之交常通而於吾君吾相有可以情告者如王介甫平生高介天子之所不能屈當其窮而上宰相之書自言其勢之所宜憐者不諱也況某以閤下之素知若有所隱而不告不又幾於有負於閤下哉自古一士之不遇至

微而後之人追論其世乃以一士之故而歸咎於當世之公卿大臣者多矣其今日之遷自於銓部非閣下之所及知第以為縣既已無狀復勉而佐郡益違其性而志氣衰沮如敗軍之將沒世不復欲從閣下乞改一文學博士之官以養老親顧自初登第時已有此意耻於求乞而有所不敢若至今日乃言之似近於時窮勢迫慕戀祿位而不知止故敢以不肖之軀求解而去官雖微而出處進退宜明是以竊有求於閣下使知某之仕宦雖顛倒狼狽未嘗有負於閣下平日之知伏惟憐而哀之使得全其身名以去不至

上落於讒人之口不勝幸甚瀆冒威尊不任惶恐之

上高閣老書

某竊惟天下之事變不可測而其勢之所趨必有端而可見古之所謂大臣者必能默察其微而制之於無迹故天下常固而不傾微不能制之於既形事已然而後持之猶可以力振而不至於亂夫惟有天下之材與氣足以運量一世而不肯隨時委靡者為能然夫不制之於微者非其不能也方其時而任未及我也迫其既形而及我不能制之於其微而制之

於其形則視其微者為力尤難而後見君子之材與氣矣如是故天下之勢方且將渙而復濟其權方且四出而有以收之天下宴然饗其治安非古之大臣何以能此自古天下無二百年無事者　先皇帝厭代　新天子承統繼緒四海之內忻然望治此世道升降之機也若求其微而制之則當在　先皇帝之世矣今不敢論其微而論其形夫天下神器不可失也天子之大臣能為天子持其權不使至於旁落朝廷清明宮府一體而後天下之事使之左則左使之右則右惟吾之所為以求承平之理若其權稍落而不收則天下之事無一可為者矣　天子新即位進用二三大臣而明公為首天下莫不趣跂以望明公今日之所弛張錯注而今天下之勢已形矣　天子端冕深宮而以萬幾責成臣下聖度曠然有天道為而不宰之盛德然其權恐有窺竊於其旁者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又曰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此所望於明公朝夕陳戒於吾　君者明公一日釋位而去天下愀然失望以為天下之勢莫能為子持之也且今天下之治體可知矣世之說者以為三代各有所尚而我　國家之政尚嚴蓋未有考其

實者　太祖承勝國之後其嚴有時而用自永樂以後大抵　朝廷之政日趨於寬歷　五聖至于　孝宗仁恩淪浹號為　本朝極盛　武宗之時宦倖盈朝盜賊陸梁強藩竊發天下號稱多故而元氣未索則以　國家百餘年至我　孝皇培養之深也　先皇帝威福自操廷臣時有誅戮而天下之治未嘗不在於寬　今天子仁恕慈愛天下莫不聞而　朝廷之政反若急促而無聊近衰世之風此不可不憂也夫祖宗之法未有可以輕變者宋至熙寧之世承積弊之後當宜改絃更張之日神祖以英睿間世之資銳然有為始用王荊公為新法而天下之士群起而爭之君臣力行不顧沿至紹聖以後之紛紛而國勢遂不可為今日　朝廷遵守成憲未嘗下一令更一事而使者所至日求變法遂至朝令夕改國異家殊凡　祖宗均田賦役之政著在令甲者悉非其舊矣宋之君臣相與力排天下之議以求變法以天子宰相之勢終不能以加勝天下而劫持以必行今一使者輒能改　祖宗之法行之一省天下傳相慕效國家典憲蕩然生民惶惶未有所定且廷臣建言者爭出一事為新奇可喜之論鑽求刻鑿無所不至公

卿懼違其意每輒下所司行之大氐皆希合當世以為迫促之政民何以堪之嘉靖累數十年不赦改元一赦此天地解而雷雨作曠世之恩也有司拘牽文義罪人不得赦者什五免租之文虛被而遣使旁午誅求更甚於前謂之理財而財愈乏謂之治兵而兵愈耗謂之馭吏而恢詭佞捷姦謏嵬瑣者爭先而為謾欺有廉察之虛名而售排陷之險計有薦舉之浮詞而致結納之私情有幹辦之小能而行速化之謬巧今天下之勢既未有所持而政之紛紛如此一切歸於刻盭而財匱兵弱吏弊而夷狄窺伺盜賊縱橫率束手而無策徒以支吾目前為不終月之計故某謂今天下之勢不能制之於微而制之於形必有天下之材氣負天下之重望如明公而後能當之今明公優游謝事以坐觀天下之變是豈天子所以首擢明公與天下之所以望之之切乎昔者嘗奉明公之教謂讀易而深有得於消長進退之理竊謂明公以此行于一身可也若六十四卦天道之運週環無窮而乾復姤坤一否一泰一損一益世道之升降在明公不可辭也某仕進屯蹇九試於禮部晚為明公所甄錄而黽勉為吏以古人自期不敢負明公之教

行之二載湖山夷鬼之鄉頗知信嚮而動與時忤排
搆乘之明公嘗語及往時興化守之被讒至廷論以
發小人之姦狀今讒口方張孤危之迹無大人君子
以為之依自分無所復用於世已投劾而歸欲以餘
年發明先聖之遺書又面受明公論春秋之大旨即
當從事此書稍加論述俟有所成重趼造門以求是
正惟明公不拒而進之方遣人赴都求請　勅命併
上乞骸骨疏特迂道候起居輕瀆威重無任隕越惶
恐之至

上趙閣老書

某自少應舉連蹇不遇常恨生當太平之盛徒抱無
窮之志而年往歲徂煢然無所嚮往時張文隱公知
之時時稱之於人張公垂歿以不能薦達為恨然某
嘗侍於公間聞公論當世之士獨亟稱明公謂不惟
於文章絕出他時為國家建弘業者終有賴焉某之
鄉人在明公門下者亦頗言鄙人姓名為明公之所
垂記雖以文隱公之故然士固有相知者則有不待
付授言語相屬而相契合者矣會明公忤時宰屏居
西蜀者十餘年某始獲舉進士在京師思明公而不
可見徒念岷峨之高江水之長悵然而歎幸與明公

生同時而顧無由一見以為今世則已矣徒若讀書而慕古人於百世之下夫古之人往矣而以為能知我者何也蓋以某之知而知古人之生於今必能知我也明公之知之則且同時矣而不得一見猶若異世然此某之所歎恨也既而為吏越中明公始復登朝及入覲以為可以得見矣而明公又以南遷其時尚在京師一日　天子忽出手詔還明公於朝是時海內之士試都下者四五千人皆歎　天子之明聖能知人如此某又私自喜遂之將行也文隱公之知人不謬也某之竊竊得所依歸也當是時官程迫促又不能迎拜明公於馬首昨春自越還遇瞿文懿公於鄉言入朝時與明公當以鄙人為薦有惑於流言者從中毀之瞿公因言今世薦士之難吾與趙公知子深矣力足以一薦士矣尚格而不行語畢黯然不樂者久之夫瞿公鄉里遊從之舊耳目日相接固宜其不能忘明公在萬里之外偶知於數十年之前其不忘而汲汲如此求之於古未有其比也茲以入賀來聞京師人皆道明公數相薦引之語乃益自感傷以為百世之下士之不遇而聞明公之於某如此亦當有感慨而悲泣者矣今以某數十年之嚮慕一

旦得見令人不復徒念岷峩之高江水之長矣此生
幸甚第以日月逾邁若弗云來自顧其中枵然無可
以為世用者而州郡之職又非其所任孔子曰居則
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某於今日益恐有
負於明公之知進退惶悸伏惟明公有以處之又竊
謂君子之所以無求於世者有二蓋不知我者不當
以求既不知我矣強求之未有能知也知求之而無
益故不求也知我者不必以求既知我矣無待於求
之苟待於求之則非知也故不必求也夫然則明公
已知之矣某今所以復有言者以往年為吏差知自
愛亦自謂能使鰥寡孤獨不失其所職顧不惟勞効不
得上聞而乃令晻蔽歿世而不見使後之欲為循良
者以為戒何以厚天下風俗而迓漢代長者之風此
尤可痛也人才之在世有難言者以小才而議大謀
必厚訾以邪人而察莊士必重誣如使賈誼董仲舒
陸贄之徒生於今之世必不能與時文薄俛爭長矣
汲黯鄭當時之治郡必以無能見罷矣惡直醜正群
飛刺天屈子之直行而受謗荀卿之大儒而逃讒蕭
望之之經師而拘持必不免矣巧捷者自進長厚者
自詘寡淺者自升崇竮者自晦此卓犖奇偉之士所

以不見於世而天下之所以憂之才者以此茲者
天子特以明公為相復攺任銓部詔旨皆從中出天
下想望丰采士莫不鼓舞踴躍自矜奮明公必有以
把握天下之大機與二三元老經綸密勿同心一德
凡所施為注措上以仰荅　聖天子之知下以慰天
下士大夫生民之望若古之巫咸傅說回斡元化昭
揭日月光輔中興流聲名於史策時者難得而易失
遭時際會亦何容易其自度已無用於世而區區所
見如此畧為明公陳之非為一身之進退也若身之
進退則在明公而已矣若使狸搏牛使虎捕鼠固所
不可至謂憐其無用姑使之苟一日之祿如先王之
世所以處侏儒戚施聾聵之人者亦非其之所安也
君子伸於知已而詘於不知已是以冐瀆而忘其僭
越焉